

竖边饺子

■伍会娟

子。但是,我吃饺子有两个毛病:一是饺子馅儿里不能有肥肉,二是要吃掉那条捏起来的竖边。第一个挑拨拣瘦的毛病很多小孩都有,长大了自然口味就会变,不算啥。有肥肉的饺子不吃,家人就额外给包瘦肉馅儿的,爷爷总爱背着手,撇着嘴在一旁说:“净是瘦肉,有啥吃头儿?”长大后的我换了口味,爱吃肥瘦相间的饺子,确实感觉爷爷说得没错,全是瘦肉的饺子不够香。

第二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找出原因,小孩子的脾气谁能说得准呢?但这个毛病在爷爷看来很严重。他一看到我碗底剩下的饺子边,就冲我皱眉头。这时候就会有大人赶紧端过我的碗,迅速把我咬掉的饺子边解决掉。爷爷越生气,我越高兴,下次吃饺子还要把竖边咬下来,吃完故意把碗底子丢到他眼前,然后一声不吭拍屁股走人。与不待见我的爷爷斗,真是其乐无穷。

慢慢长大了,我咬饺子边的毛病不治而愈,吃穿用度也养成良好的习惯,从不浪费。我知道,这是爷爷从小就教会我的。高考填报志愿,我选择了一所大学。山城里的人们离不开花椒和辣椒,就像北方来的我离不开饺子一样。刚开始,在饮食口味上我还觉得新鲜,味道够足。可没过几天,我就感到浑身不受用,开始馋饺子。

几个北方来的学长介绍了两家饺子馆,说是味道还不错。我去吃了,馅儿和老家的倒是差不多,各种菜里面拌着牛肉、猪肉、鸡蛋或三鲜,包的也都是竖边,形状、大小无可挑剔。可吃起来,远不是那个味儿。很多年过去了,我才明白,口味——那个从小建立起来的味觉系统,是要终身追随一个人的。这种味觉极为敏感,稍有变化,人就能感受出来。再后来,我参军到了部队。工作地

奈的手势。

“还好后来连长将菜送了上来!”就在哨所官兵就着罐头拌饭的时候,时任连长罗府臣正带着送菜分队向哨所挺进。羊肠小道被齐膝深的大雪覆盖,没有车辙,没有痕迹,哪里是路,哪里是沟,难以辨别。只能派两名同志用铁锹在前面探路,一锹下去,只要雪没过锹的四分之一,车就不能往前开进。

送菜分队在雪地中艰难前行,耀眼的雪地反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车子完全不能前行。罗府臣下令每人用背包绳拉一个菜筐,弃车徒步,直到深夜才把菜送到哨所。

在老连长罗府臣的心里,哨所的冬天一直是他心里“最深的牵挂”。时隔多年,每年冬天,他都会打电话到哨所,询问战士们的过冬情况。

直到2019年,一条崭新的柏油路通到昆木加哨所,曾经的“雪域孤岛”成了“温暖港湾”。

这几年,随着道路贯通,大型机械和车辆可以顺利通行,哨所的基础建设和物资保障得到极大改善。2020年底,昆木加哨所接入国家电网,用上“长明电”,用起冰箱冰柜,建起“保温菜窖”和“植物工厂”,方便更好地保存食物。同时,随着“雪域配送”APP的应用,一键下单,只需3天,物资供给便可送达哨所。足量的燃料储备,让哨所的冬天变得更加温暖。

“哨所温暖的冬天,多亏了这条路呀!”指导员且增曲杰感慨道。

如果长时间不保养清理,这条崭新的柏油路很快会被冰封。昆木加地域气候条件恶劣,有时只需半天时间,道路便被积雪覆盖。为了维护这条“温暖之路”,哨所官兵在且增曲杰的号召下,自发组织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护路队。下土农盛观与中士李昊轮流担任“观察员”,负责每天定时操纵无人机观察道路情况。其他人分成两组,组成机动小队,及时处理道路积雪。

接到道路情况后,且增曲杰迅速组织护路队开铲雪车前往23号路段。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道路积雪与山体垮方造成的碎石被清理干净,道路畅通。

中午时分,物资车与快递车到达哨所,一批新鲜的蔬菜与肉食被送往菜窖。收到家乡特产的战士迫不及待地与战友们分享,哨所里弥漫着家的味道。

下午,雪后初晴,农盛观操纵无人机飞向哨所上空,细心观察着显示屏上的画面。阳光照耀下,通往哨所的公路宛如一条黑色丝带,延伸向远方。

军旅点滴

一瓣心香

老家人爱吃饺子,逢年过节一定要包水饺。老话说:“舒坦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饺子馅儿也五花八门,白菜、韭菜、芹菜自不必说,还有香菜、豆角、黄瓜、西红柿……很多菜都可入馅儿。

不管馅儿怎么换,皮都是面皮,也捏不出更多的花样来,总共就两种:花边和竖边。花边饺子好看不好捏,有的地方称之为柳叶边:食指和拇指揪着面皮的边,你压我来我压你。竖边饺子简单,要么是左右两手的拇指食指齐用力一捏,要么是一只手的食指和拇指顺着边捏。捏出来的竖边饺子看着很实在。

吃饺子讲究薄皮大馅儿。花边饺子因其边厚,好看不好吃。竖边饺子看着简单朴实,味道好。作为一家之主,爷爷吃饭很讲究:肉要剁细,菜要切匀,擀皮要中间厚周围薄,关键是不能包花边饺子。一旦看到家里的媳妇姑娘谁要是包花边饺子,他就会皱着眉头表示抗议。

每到年根儿,爷爷会带着他的孙子走路去赶年集,买鞭炮、买零食,我只能靠边站。因为我有“重任”在身——家里包饺子,爷爷指派我为“烧火的丫头”。

“别小瞧烧火的,杨排风干的就是你这个活儿。”每次我烧火,爷爷都坐在过道屋檐上对我指手画脚,“饺子一下锅要烧大火,煮开两分钟就得降下来。为啥?火再这么大,饺子不得破皮?”最让我“烦”的是,最后剩几根细小的麦秸秆或是柴火棍,他也要求我必须捡干净堆进灶坑,完事还在旁边念叨:“精打细算,油盐不断。”

在家人的影响下,我打小也爱吃饺

温暖之路

■陈武斌

王泳麟

深冬,雪线下移,寒风卷起雪花漫过整片高原。在祖国的西南边陲,细远悠长的马泉河早已冻结,昔日喧嚣的河水,此刻变得安静起来。

“报告,23号路段发现道路两侧积雪与山体塌陷,影响通行!”昆木加哨所内,下土农盛观正操控无人机查看道路积雪情况,显示屏上即时传来清晰的道路画面。

昆木加哨所海拔4900米,每年有超过5个月的大雪封山期。以往大雪封山后,哨所变成一座“雪域孤岛”。为确保哨所官兵顺利过冬,团里会提前将物资运到哨所。但长期储存的食物容易发霉变质,官兵过冬保障成了难题。

以前,连队通往哨所的路是一条38公里长的土路。每逢大雪来袭,道路便无法辨别,物资车辆只能等来年冰雪消融,才能将物资运上哨所。

说起当年的土路,一级上士贾年生回忆起10年前给哨所送菜的一件往事。

那年的雪季较以往提前了近一个月,由于积雪过厚,连队通往哨所的那条土路被全线封锁。物资供给只从团里运到了连队,运输车无法抵达哨所。“那时候,我刚担任司务长没多久,每天望着窗外白色的世界,心里发愁。由于哨所物资短缺,炊事班只能将三餐并作两餐,后来罐头也快吃完了……”贾年生一边说一边做了个无

点不断更换,与老家总是隔着千山万水,每年难得回去一次。每次一到家,指定能吃上热气腾腾的竖边饺子。按照习俗应该是“出门的饺子,进门的面”,我们家就没这个讲究了,出门是饺子,进门也是饺子。爷爷坐在炕头上,啜喝着老酒说:“一走就走那么老远,走那么长时间,有啥不能吃的?哪那么多讲究?”

不得不承认,我们一天天长,爷爷一天天变老,越来越像个小孩。我早不再是他口中的“丫头片子”。他逢人便夸他那有出息的大孙女,都穿上军装了,眉眼之中都是知足、满意。我也不再被他当“烧火丫头”使唤。爷爷每次都把我当客待,有模有样地陪我聊天,问这问那。家里所有人都知道,爷爷对我要高看一眼、厚待三分。

爷爷也不藏着掖着,总是对家人说:“孩子们不读书不行,还是得多读书才能见天地、有出息。”虽然我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但爷爷一直以我为傲。尤其是参军入伍后,爷爷对我更加看重。我哥哥,也就是爷爷的大孙子,这个时候就得靠边站。

爷爷对部队十分感兴趣,喜欢翻看我的军装照,里面的一草一木都要打十个仔心。第一次过年没回家,父母十分担心,爷爷坦然道:“你们以为这个兵是当着玩呢,想回家就回家?干啥不得听部队的?”等到我回家探亲,爷爷赶紧问我:“你们那么多人在部队过年,能得上饺子吗?那得包多少?”我说:“当然能!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那么多人,还愁吃不上?”他点点头,又问:“那你们都是怎么包饺子的呢?案板得多大?擀面杖得有多少根?”我跟他解释:“我们是用汽水瓶当擀面杖、用餐桌当案板,大家包出来的饺子奇形怪状,不是您爱吃的竖边饺子。”他听后哈哈大笑:“长什么模样

倒是不重要,关键是那包出来的饺子还不得是汽水味啊?”

不仅打听包饺子的问题,爷爷还喜欢听我讲部队杂七杂八的事,比如紧急集合、爬战术、拉练,还打听天南地北的战友说的方言、生活上的习惯,等等。我所在部队地处西南,当地人爱吃辣、能吃辣,爷爷开玩笑问我:“那炊事班会不会早上煮粥的时候也得加点点辣椒啊?”还嘱咐我少吃辣,说我天生是北方的胃,比不了人家南方的胃。

有的时候,有些事讲完了,我担心他听个一知半解,跟人一讲会传得过于失真,逗他说:“千万不要和别人讲,自己知道就行了。”他瞥我一眼,啜巴着嘴说:“你爷爷我好歹也是有文化的人,这点保密规矩还不懂?”

爷爷最喜欢听打靶的事,枪有多长、装多少发子弹、能打多远……我跟他讲,刚到部队就赶上夜间演习,高射机枪、喷火枪、各种火炮齐开火,那场面震撼极了。爷爷赶紧补一句:“那是,这可不是过年放鞭炮,用的炸药量都不在一个肩膀上。”

等我讲差不多了,他就会讲当年“跑鬼子”的事,讲潘家戴庄惨案(1942年,1伪军在距离老家不远的潘家戴庄残忍屠杀村民1280人),最后咬牙总结说:“你放现在,鬼子再来试试?”言语之中除了仇恨,更多的是自信。

一年又一年,每次回家我都要和爷爷讲述同样的话题,百讲不厌。在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爷爷对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满意。直到前几年,高寿的爷爷在年根儿驾鹤西去。现在的我,每到过年会更加怀念爷爷。当然了,每次年三十儿包饺子也只会包竖边饺子。因为我越来越体会到,果如爷爷所言,竖边饺子确实要更香一些。



兔年大吉(剪纸)

徐锐作

用笔杆记录抗战史迹

■汪娜 孙元伟

文化视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当时,27岁的诗人卞之琳受聘于四川大学,工作生活在成都。成都的抗战氛围让卞之琳有些焦虑,“这里不仅抗战空气没有吹进来,连‘五四’启蒙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好像也没有在这里推得起微澜。”民族危亡时刻,诗人们憧憬“热烈地关心着战争,关心着在战争中的人民群众,而且尽量地为时代尽他个人的力”。

与成都形成鲜明对比,朝气蓬勃、富有抗日激情的延安让无数青年心生向往,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像百川归海般前往。卞之琳便是其中一员。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卞之琳这样描述:“全面抗战起来,全国人心振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1938年8月14日,卞之琳同何其芳、沙汀一起动身前往延安,投身到人民战争的历史洪流中。

为鼓舞军心士气,“提高群众的抗战情绪,组织群众到实际斗争中去”,在《新日报》号召下,武汉各界于1938年8月至10月间掀起“30万封慰劳信运动”。号召得到各界广泛支持,很快,“慰劳信运动”蔓延至全国。

世相一笔

垂落在高原上的月亮,是最美的。那晚,昏黄的月亮像泪水洒过的剪纸。他看着这个姑娘,说话不敢大声。哨卡离月亮那样近,他怕一口气吹落月亮。月光轻盈,好像吹口气,就要碎开。“守护你的‘月光哨’吧。”月亮下的姑娘摆下这句话,只留给他一个阴暗的背影。

醒来时,枕头被泪水浸透一片。他知道,刚才的梦里,这里的月亮又入梦了。草原的月亮没有家乡的月亮秀气。草原的月亮,钝钝的、厚厚的,厚得像他们的胸膛,厚得像班长捏的饺子。

这里是连队最远、最苦、最偏的“月光哨”。留住了青春,却留不住爱人。他喜欢的姑娘写信拒绝了他,从此他失去了他的白月光。

他望着月亮,唱出那首自己改过词的歌:圆月的/圆月的/月亮的脸/长长的/长长的/寂寞边境线/高高的/高高的/蔚蓝的天……

他彻底睡不着了,思绪被月光牵起。

“你爷爷我好歹也是有文化的人,这点保密规矩还不懂?”

这是来到这,班长问他的第一句话。

他嘿喘半天,没比喻出来。

“连月亮都不会打比方的兵,还能干啥?”他身旁的上等兵插嘴道。班长止住了上等兵的话,拍拍他肩膀,指着月亮,柔声说:“以后,月亮就是这儿陪你时间最长的‘战友’,你得每天把月亮想成不同的人,和她对话。”

他不解,只感到夜晚微凉。看着高原环境发愣的他,心里一片迷茫,不知道自己能扎根多久。他只知道,自己心中的月亮不属于这里。

和班长一起站岗,他发现班长爱看月亮。哨位上的月光璀璨温柔,散落一地。他和班长还不熟悉,总感觉有些生分。

班长又似有似无地问了句:“你看月亮像啥?”他没言语。

班长只是眉眼弯弯地望向他。慢慢相处着,他注意到,班长早上起床整理内务10分钟一口气呵成,利落到位;班长带的兵,集合入列伴有碎步声,整齐到竟有旋律般的节奏;班长的呼号声嘹亮,在山谷盘旋,像能震碎对面山峰的融雪。

自从吃到一顿特别的饺子后,他似乎知道怎么给月亮打比方了。

月末,哨卡常会面对物资因为天气无法运输上来的困境。“月光哨”只得自己想办法。月光下,班长拨开岩石缝,看到冒出有一点点绿尖尖。他把青色的叶子搁到嘴边细细嚼,滋味像极了小葱。他常看到牧民放牧时就是嚼着这种草,驱寒、解乏,这也是牧民常采摘的“调味品”。班长当兵时在内蒙古草原的边境一侧,曾吃过沙葱骆驼肉馅饺子,总说沙葱别有风味。大伙儿天天就着罐头和豆腐乳下饭,嘴里起了泡,沙葱来得正及时。

此时菜窖里只剩面粉和罐头——能做啥呢?

葱花烙饼!香喷喷的包子!拌上沙葱来锅筋道的面条!有人热切提议。班长这时问他:“想吃啥?”

“饺子吧!”他脱口而出。他不经意间看到班长的家书,叫阿月的来信人在信上说:“要是能回来,给你包饺

月光哨

■冯斌

子!”

他的提议得到热烈响应。饺子蘸醋,有滋有味儿,有人甚至吸溜起口水。剁沙葱、和面、调馅。沙葱切多碎、午餐肉罐头开几听、切多大的肉丁、放什么佐料——看呀,调的馅儿绵密地渗出层层香味,绿莹莹的沙葱与红彤彤的午餐肉相衬,成了最佳搭档。

没干过家务的他,笨笨地添不上手。班长教他揉面擀皮儿、大伙儿帮他捏饺子,边捏边说,边说边笑。“饺子不怕丑,只要捏紧口”,爬进锅沿的饺子像极了弯弯的月牙。形状可爱的饺子端上方桌,大家眉目含笑,谁也不先动筷子。

班长给大家挨个儿分饺子,还把自己碗里的饺子给他拨了一多半。他拒绝了。他看到班长牙龈溃疡了,班长更缺蔬菜。“连吃都不会的兵还能干啥?”班长总说锅里还有呢,其实班长从锅里捞出的,不过是几张没有馅的饺子皮。那饺子皮圆圆的,像高原那轮月。

会夸月亮的班长退伍时,眉眼弯弯地看着他。他在班长深邃又清澈的眼中,看到了月亮。郑重接过班长手中的枪,他继续守护“月光哨”……

多年后,他通过战友辗转要到老班长的电话。

“喂?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嗯,你看月亮像啥……”

班长在短暂沉默之后,惊喜地说:“月光哨!”

哪怕相隔太远,哪怕忽而想不到什么话题,但一说到月亮,聊起青春年华曾经驻守停留的地方,他们的情思便都凝聚在那些艰苦又美丽的岁月。

那一个个像月亮的饺子,那一幕幕温暖的场景,那一双双磨出老茧的手掌……记忆里的故事永远没有告别,只要一按记忆的按钮,那蜿蜒起伏的月下巡逻道、充盈着笑声的“月光哨”,便复苏在脑海。

月亮好像从来不会衰老,他们却老了。他们的心好像又没有老去,还像月亮一样皎洁。

著者》主人公正是毛泽东同志。“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包围反包围如何打呢?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拿起锄头来捣捣荆棘,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常用以指挥情感的洪流,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这双手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参与生产劳动到运筹帷幄,“手”在诗中的意味和分量层层递进,特别是对“打出去”这个标志性手势的描写,将伟人的气质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正如诗人在《一切劳动者》中所写:“我就像拉起了一串长链,一只牵一只,就没有尽头,男女老少的,甚至背面多汗毛的,拿着锄头、铁锹、枪杆、针线……以至于无限。无限的面孔,无限的花样!破路与修路,拆桥与修桥……不同的方向里同一个方向!大砖头小砖头同样需要,一块只是砖,拼起来才是房……”奔赴延安的诗人卞之琳,也是这无限面孔中的一个、无数砖头中的一块。他期望:“人家忙于用枪杆为理想创造辉煌的史迹,我至少也总可以用笔杆忠实记录下他们如何创造史迹,让大家看了,多少可以促进当时在统一战线下的抗日战争以及共同实现新社会的努力。”

儿童,都成了诗人创作的主体。卞之琳说,《慰劳信集》每篇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不论贡献大小或级别高低,各具特殊性和代表性。”在卞之琳的笔下,他们勤劳能干、活泼有趣、机智勇敢,积极投身战斗和生产建设中,无不力所能及为抗战作自己的贡献。

17首诗都在描述战争,每一首诗都妙趣横生,充满可读性。

“山沟里是顽抗的困兽。夺他们的马呀,你着急。也算工夫结了果,你扑下去骑转了一匹,马后就奔来一头骡。”《一位夺马的勇士》取材于真实故事;特务连战士董胜贤在战斗间隙偶遇敌军马群,夺下一匹马,没想还带回一头骡。骡子或许因枪炮声吓昏,看见马匹急驰,也就拼命跑了上来。在轻快流畅的文笔之下,八路军战士骁勇精悍的形象跃然纸上。

“别以为软心肠没气力,骑车的小流氓真发昏:‘要走就不停,看你办!’看来你奈何他不成——车轮碾下了人恍然,谢谢你闪电样一针!”《一位刹车的姑娘》同样取材真实事件。诗歌的主人公是一位一边给战士纳鞋底、一边查岗放哨的农家姑娘。一根绣花针放倒一辆自行车的机罩勇敢形成强烈对比。

卞之琳说:“我在大庭广众里见过许多革命前辈、英雄人物……和沙汀、何其芳一起去见过毛主席。”《论持久战》的